

书林漫步

曹聚仁校印  
《李笠翁曲话》

◎春燕

曹聚仁(1900—1972),浙江兰溪人,著名作家、报人,早年活跃于上海文学界,1950年赴港工作。除去编报著书,曹先生还和梁溪图书馆合作,热衷于推广、校订中国古典文学名作。梁溪图书馆是一家书店的名字。创办人黄济惠本是泰东书局的店员。泰东书局经营不善,他便脱离书局,创办梁溪图书馆。黄济惠起家,便是依靠印行“新式标点本”《新儿女英雄传》赚取了“第一桶金”。曹聚仁修订校对的《随园诗话》《老子集注》等书籍,都由梁溪图书馆初印。其中还有一册《李笠翁曲话》。李笠翁即李渔,清初文坛巨擘,戏曲家、小说家、出版家。他生于如皋,祖籍兰溪。李渔是曹聚仁的同乡。曹聚仁喜好乡贤作品,辑录校订了《李笠翁曲话》。他还为此书写下《李笠翁曲话·引》:

曲盛于元,而世人以雕虫小技目之,遂至数百年来因循相仍,无所改善。清之李笠翁,于词曲一端,鞭辟近里,别有会心。余乃于一家书中,取其论曲者,为之校对一过,辑成一册,以入“文艺丛书”,或于攻治戏曲者不无小补焉。

《李笠翁曲话·引》中的“家书”,当指曹聚仁家中所藏李渔名著《闲情偶寄》。《李笠翁曲话》全部正文,取自《闲情偶寄》中的“词曲部”“演习部”。《李笠翁曲话》的辑印工作很有意义,因为此书是第一册李渔戏曲理论单行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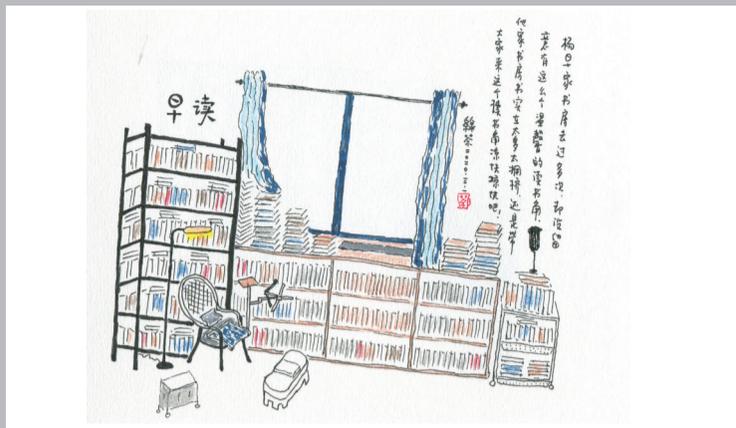
《李笠翁曲话》流行甚广。《李渔研究资料选辑》记述,启智书局也排印过曹聚仁校订本《李笠翁曲话》。1934年10月,启智书局已出第3版。还有未见著录的上海大中书局版本,1930年11月初版,1931年12月,1933年3月、9月又版,版权页写明“点读者”或“句读者”是曹聚仁。

巧合的是,前两周的一个早上,我在李渔的出生地——如皋的冷摊上,淘来一册《李笠翁曲话》。书是上海书商带来的,书末缺失三四页,给了20元。封面印有绿字“1931”“上海大中书局印行”,书中《李笠翁曲话·引》的落款处“曹聚仁识”左侧有一列潦草的钢笔繁体字“一九六一年三月 徐苏灵购藏”。

徐苏灵(1910—1997)笔名苏灵,本名徐玉麟,生于上海,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,1931年年初返回上海,从事进步戏剧活动,日后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,导演作品有《海天情侣》《人往高处走》《秦香莲》《穆桂英挂帅》等。1961年,恰逢存本《李笠翁曲话》面世,及徐苏灵回沪30周年。此时,徐苏灵已是成名导演,依然购藏这册旧书,充分体现《李笠翁曲话》的实用价值。

## 绿茶画名家书房·杨早

杨早,1973年生,学者。



**杨早书房** 杨早书房相对独立,在有限空间内,立着好几个显示屏,横着竖着,杨早坐在电脑前,像个电台DJ一样,同时兼顾着好几个“频道”,一台电脑打开着正在参考的论文,另一台电脑正下着电影,还有一台则播放着音乐,同时开着微信电脑端。

书边杂写

一生能读  
几多书

◎柳先青

范福潮在《书海泛舟记》之中忆述,幼读唐诗,吟到杜甫的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时,禁不住问父亲:“万卷书有多少?”父亲指着书柜说:“没多少。一部《全唐诗》九百卷,一套二十五史三千七百八十二卷,《资治通鉴》二百九十四卷,一部小小的《古文观止》还十二卷呢。古人一卷书的篇幅,只相当于现在的一章,万卷书其实并不多。”

范福潮是20世纪50年代的人,其父生于清末,两人所处时代,相较于杜甫的唐代,“书的种类以几何级数增长”,不光能读古今递传之书,而且能读唐人未见之书,今非昔比,谓之“书海泛舟”,倒也不是虚词,“万卷书其实并不多”,自然也算不得夸口。

据唐史载,开元初年,朝臣奉命“检括天下图书”,编成《群书四部录》,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,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。《群书四部录》后修订为《古今书录》,著录图书三千六十部,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,“天下图书”在大体上尽于此矣。杜甫自称“甫昔少年日”已然“读书破万卷”,姑且不论此诗乃是“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时期”呈送给尚书左丞韦济的干谒诗,未尝不可自我夸饰一番,要之,“万卷”云云,差不多占去了“天下图书”的五分之一弱,说多不多,说少其实也不少了。

明代王嗣爽在《杜诗笺选旧序》中评价杜甫是“于书无所不读”,然而终其一生,又究竟读过几多书,无从得知,但好读书却是真有其事。杜甫的居处多置书,在西郊草堂时,或“傍架齐书帙”,或“散乱床上书”;至云安水阁上,“风床展书卷”;流寓夔州,“群书满系船”,穷老无事,于是“老困拨书眠”。不过,半生颠沛如寄,“公献赋不售”之后“欲卖书买宅”,所谓“尽检书籍卖,来问尔东家”是也,据此,则杜甫所蓄之书可能亦不少。

新书快读

## 接吻的中国史

胡文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古代中国人之于接吻,虽不及西方人那么热衷、那么高调,却绝对不是不存在的,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“吻的文化史”。本书将中国人的接吻作为文化史问题进行探讨,做了史料性的实证研究,写成这本有趣味的中国接吻文化小史。

我在郑州挺好的:  
父子家书(1992—2001)

马耀武、马国兴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本书汇集一对平凡父子纵跨十年的往来家书,并以同一时期的日记、书信、作品为旁白,文字质朴有趣味,展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迷惘与喜悦,一个父亲化身朋友的关爱与指导,一个家庭传承并发展的家教与家风。

## 旧书新史:

## 书籍与印刷文化研究定向

[英]莱斯莉·豪萨姆著 王兴亮译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书籍的文化和历史学研究根植于历史学、文学研究和目录学,为这个宏富却有时混乱的领域提供了指引。它带来的启示是,文本会变,书籍易变,是读者最终制造了他们所需要的书籍。

芯片战争:  
世界最关键技术争夺战[美]克里斯·米勒著 蔡树军译  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作者描述了各国为控制芯片技术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历程,解释了半导体在现代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。本书集科技冒险、商战故事、大国博弈于一体,分析了芯片崛起的历史,以及以控制芯片行业的未来为目的的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权力斗争。

## 《学林掌录》有明确、自觉的定位和认知

◎董嵩

谢泳的文章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书话,之所以在这里说起,是因为他有一些写法与书话的写法相似。这种相似性,或许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“家族相似性”吧。例如,他的成名作《旧人旧事》,也可以叫作《书人书事》。他还出版过《杂书过眼录》,并有二集、三集,归到书话一类,丝毫没有违和感。但是,谢泳写作的动机和意义,显然超出了书话写作。

我读谢泳的文章,最心仪的是

他的文字,或曰文体,自然浑成、流畅妥帖,看似信口道来,却总是一语中的。在当代汉语写作中,谢泳的文体是极具辨识度的,通俗地讲,就是一眼便能看出文章是不是他写的。像这样独具个性风格的作者,今天并不多见,所以我佩服之至。

我的《花开花落》一书承他赐序,十分荣幸。不久前,又得他惠赠新著《学林掌录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版),快读一过,倍感亲切。书

中有两段话,低调且又底气十足。其一:“我一向认为自己不是会写文章的人,只是能找点材料和略抒感慨,读者看的可能不是我的文章,而是我寻找到的历史和对历史人物表示出的感情。”其二:“我的追求不是研究历史而是批判现实,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做的是纯粹的学术研究,我做的是思想启蒙。”关于自己的文章,原来他有明确、自觉的定位和认知。

书评书话